

# 刀尖上的舞者 (组诗)

丁酉七夕夜在宁波某医院——题记

离 默

## 七号楼楼层四

从这里开始  
从最朴素的叙述开始  
从踉手蹒脚地走进这个普通的  
楼道开始  
匆忙的时间洒下硕大的寂静  
十六间手术室  
青色的墙壁阻隔了空气  
连微小的粒子都被清洗  
光在走廊里扩张  
冰冷的水波在无声荡漾  
我是隐形人  
用目光剪切他们忙碌的绿色剪影  
许久以后，我也难以以“生命”“敬畏”  
这样冰凉的大词来命名我的感  
受  
我瑟缩在角落  
仿佛被什么逼紧  
张大隔离口罩下的嘴巴  
呼吸，越来越轻……

## 一场破坏性的建设

无影灯的光  
游走在微凉的肌肤上  
你画下黑色十字记号  
这里将被打开——  
去窥见生命的隐秘  
胸腔，纵膈，心脏，肺  
铁钩、电刀、超声刀  
多么小的疆域，多么大的舞台  
移动的每一毫米  
都将惊起生命的巨澜  
你的双手——  
是刺绣的针尖穿过丝线  
是芭蕾的足尖划动舞台  
是流动的水奔腾出地裂  
是闪电的光芒刺破长空  
在这里，你缝补生命的希望  
与魔鬼来一场决斗！  
用双膝跪下，用四肢伏地  
最卑微的最崇高  
活着……

## 错觉

她安静地躺着，28岁，肺癌患者  
她安静地躺着，68岁，肺癌患  
者  
她们隔着走廊，在对门的手术  
室朝向对方

恍若时光的错觉，从年轻到年  
衰毫无过渡  
一样闭上眼睛看世间的双眼  
侧身，朝左前方固定右臂  
她们是同样美丽的石膏像  
乳房，臀线，双腿  
意识撤离以后，生命变得虔诚  
而谦逊  
心脏搏跳，血液循环  
每一分钟，体温稳固在36度半  
生命体征平稳……  
足够了！  
此时，请不要讨论生命的内涵  
和外延  
不要讨论寄生于肉体的爱恨演  
绎  
现在，她们多么平凡  
巨大的世俗价值都灰飞烟灭  
只剩下最原始的本真  
如同赤身降生的那个清晨

## 刀尖上的舞者

从站上手术台的那一刻开始  
你魔术师一般，抖开一片片无  
菌布  
一层又一层  
它们在展开你的严谨与崇高  
你向每一个病人致敬  
向每一个生命倾注爱  
用毕生的精力去完成一个片刻  
一台手术的时间，短暂而平静  
却足以燃起生命最热烈的希冀  
像大海宁静的波面藏下暗涌  
像月光的明亮打开乌云

你用刀尖在绝地舞蹈  
轻微、细腻、凝着、扩张  
舒缓的动作训练有素  
明亮的眼睛沉着冷静  
你的手指打开霓裳羽翼的灵巧  
轻舞的生命在丛林里呼吸  
广阔的天地风起云涌  
而你，站立的地方  
一如开天辟地前的那一个  
——宁静的瞬间

## 别样的七夕

今夜，爱是唯一的盛筵  
而你们，让爱从爱回归到爱  
没有性别，没有贵贱，没有亲  
疏  
让站立的“人”回到躺平的生  
命体  
你的眼神温和，你的双手轻柔  
你的心胸坚毅，你的双足坚实  
让压力从胸膛回到胸膛  
让视线从高山回到平原  
让鼓满风帆的尊严回到谦逊的  
地平线  
让银河从天空落下人间  
让雀鸟街着月光搭起博爱的桥  
梁  
你们缓缓走向白色的起点  
那里有终身不变的誓言  
医者的神圣，穿上白色的翅膀  
七夕的夜空下，有条灿烂的星  
路为你们展开  
黑色里浮动的灵光，源源不断  
流向生命强盛的白天



出尘

顾巍翔 摄

# 父亲的墓 (外二首)

王存政

父亲的墓在上海浦东新区海港  
福寿园，  
过城基路与惠南向阳路交叉  
口，东北800米，  
紧邻浦家宅、黄家宅、倪家  
浜、项埭村，  
四面有黄路镇、宣桥镇、三灶  
镇、盐仓镇，  
外国流淌着浦东运河、大治河，  
还有一条、我不认识那个字：  
泖，泖马河；  
离上海野生动物园不很远，  
离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不很远，  
离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不很远，  
如果反方向走，过大亭立交桥，  
离东海大桥也不算很远……

——其实，那已经很远了，要  
乘汽车。  
父亲，就在附近的彩虹园、古  
钟园  
走走、歇歇吧，  
还可以上城基路，往北  
有青春贝斯特蛋糕食尚，叫人  
眼花的店名，  
往南有一家山东煎饼店、一家  
农工商超市，  
或者走西门大街，那里有中国  
农业银行，  
在南门大街，还有一家中国农  
业发展银行，  
父亲，你不会弄混的。  
再过，是东门大街，  
那就有些距离了，  
你的腿关节不好，

一只脚，还动过两次手术……

一回回，  
我想象着陪你走遍那一片园  
区、街巷；  
一回回，  
我在墓园里焦炙地挨个探望，  
看你墓茔周围一尊尊沉默的名  
字——  
你老了才从边荒的西陲小镇来  
到上海大都会，  
和你相邻的，  
不论男女，不论老少，全是陌  
生的人。  
六十分钟，一小时，  
二十四小时，一天，  
三百六十五天，一年……  
父亲，四下里要有多大有多大，  
天圆地方，  
你现在有的是时间，  
你却一直、一直沉睡在这小小  
的墓穴里，  
……从来……哪里都……不去，  
一辈子

隐忍，谦卑，体恤，良善，  
现在又那么孤独，  
如笼罩着我的空气一般，  
无声无息的……孤独，  
无时，无刻，  
无依，无助……

## 墓碑

比冰冷，更冷；  
比坚硬，更硬；

比悲苦，更苦；  
比孤单，更单；  
比疼痛，更痛；  
比黑暗，更暗……

只是默默地肃立，  
那么凛冽的亲近，  
那么凄惶的遥远……

比忠诚，更诚；  
比良善，更善；  
比孝敬，更敬；  
比柔软，更软；  
比亲爱，更亲；  
比温暖，更暖……

只是默默地肃立，  
那么哀伤的亲近，  
那么刻骨的遥远……

## 敕勒歌

当我在墓地  
在心里喊出一声父亲的时候，  
霎时间我就回到了  
饥饿的少年、尘土弥漫的故乡——  
天苍苍，野茫茫，  
父亲啊，来，咱们一起唱……



傅红兵

萧萧秋风细雨，难挡股  
股思乡情。11月20日上午，刚  
刚参加完音乐宁波帮大会的著  
名小提琴演奏家、教育家俞丽  
拿就匆匆赶往她的老家，鄞州  
区姜山镇新张俞村。

一路上俞教授抑制不住兴  
奋的心情，不时回忆起上一次  
踏着乡间小路寻找祖居的情  
形。是啊，一晃快20年了。她  
多次询问陪同人员，老家是不  
是列入旧村改造，祖居是不是  
拆了。乡镇干部像是故意给她  
留个悬念，笑笑说，到了您就  
知道了。趁着她兴致高，一位  
同行者问，俞老师我们都以为  
您名字的最后一个是女字边  
的“娜”，其实是拿东西的  
“拿”。俞丽拿乐了：是啊，他  
们经常把我的名字写错，有一  
次记者采访，我就用宁波话  
说，我的名字叫“俞丽掇”。见  
大家一时没反应过来，她解释  
道：宁波老话不是把“拿东  
西”叫“掇东西”吗？惹得一  
车人哈哈大笑。她似乎觉得幽  
默还不过瘾，接着说，我这个  
拿字好呀，陪伴我拿了不少  
奖，连我的学生也跟着拿奖呢。

车停在村文化活动中心院  
子里，村干部给她献上一束  
花，欢迎她回家乡看看。紫色  
的“勿忘我”似乎勾起了俞丽  
拿对往事的回忆，谈笑风生  
的她寡言了。在村史陈列室，她  
仔细观看一幅幅展板，像是在  
拉近自己和家乡的距离。会议  
室落座后，村干部递给她一套  
《狄江俞氏宗谱》，她恭敬地站  
立起来，连声说，这个好，这  
个珍贵。相关人员告诉她，他  
们这一脉俞姓家族是1505年从  
山东迁来的，到她这一辈已经  
是十五代了。她忙不迭地翻看  
家谱的记录，还不时用手机拍  
摄。当她查到爷爷这一页时，  
激动地说，我爷爷有十二个孩  
子，其中连着四个男丁分别起  
名叫：普、天、同、庆，这就  
是我的父辈了。

岑雯钧

王少卿快到东坡先生家时，  
看见一个小姑娘站在一块尖尖  
的石头上，正踮着脚往窗里  
看，他不由得停住了脚步。小  
姑娘转头看见他看着她，不由脚  
下一乱，从石头上滑下来。她提  
了提裙子，害羞地瞟了他一眼，  
飞也似地沿着一条树林阴翳的  
小道溜走了。  
这是他第二次看见小姑娘  
往先生家的后窗里瞧了。  
他听见屋里传出洞箫的声  
音，和着曲子，有歌声传出。他  
放慢了脚步，用手指在手掌上  
敲着拍子，绕到先生家的前门去。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  
时，绿水人家绕……”  
啊，这不正是先生的《蝶恋  
花》吗？他轻轻移开篱笆门，到  
屋门口时，整了整衣冠。这时，  
屋里的乐声停了下来。他趁这  
间隙，走了进去。

“先生……”他轻轻地喊了  
声，没来由羞红了脸，偷眼环  
视了下，隐隐感觉屋里的氛  
围有点尴尬。

“啊呀，少卿来了。”先生一  
手握着洞箫，一手招呼。他看  
见师母马上侧脸向里，擦了一下  
眼角。

“少卿，你说你师母这个人  
有趣不，唱了半曲，就唱不下去  
了，还哭了呢。”说完哈哈大笑。  
“谁哭了？少卿别听你先生  
乱说……”

少卿只是微微笑着，看着先  
生，又看了一眼师母娘。原来朝  
云师母唱到“枝上柳绵吹又少，  
天涯何处无芳草”时，竟伤心  
起来，先生正打趣她，哄她呢。

这时，听得北窗有什么声  
响，大家都朝那里，看见一个  
面影闪过。先生转头过去，慢  
了半拍，少卿和师母都看见了。  
先生问是谁，师母嘟着小嘴，  
似乎还没有从刚才的伤感中走  
出来，白了一眼先生，说：

“不是‘天涯何处无芳草’  
吗？人家小姑娘都喜欢上你了，  
我好几次看见她徘徊在北窗  
下，听你吟诗作赋呢。”

先生指着师母道：嫉妒了  
吧，嫉妒了吧。又是一阵大笑。  
他问师母这是谁家的小姑娘。师  
母也是听隔壁人家说的，说是  
温都监的女儿，小名叫做超超，  
很喜欢念诗，从小就能背唐诗，  
是个很聪明的小姑娘。有一回，  
那个邻居告诉她，这个超超说，  
嫁人要嫁苏东坡！她有一本厚  
厚的本子，里面抄的全是先生的  
文章诗词呢。

先生呵呵一笑，捋了捋他花  
白的胡须，说了声：老了！突然，

鄞州区领导用普通话给她  
介绍情况，俞丽拿连忙打断  
说，我虽然出生在上海，但家  
里爷爷、爹爹一直是说宁波话  
的，你们尽管说宁波话，我都  
听得懂，还感到亲切。她认真  
听取了镇村建设发展概况和远  
景规划，不时为家乡取得的成  
就和变化鼓掌。二十年前是她

# 俞丽拿回乡记

成年后第一次寻找故乡，当时  
陪她一起探寻的宁波市小提琴  
学会会长王百红回忆起，当时  
汽车都开不到村里，远远地停  
在外面的，进村都是泥泞的石  
子路，乡亲们也都躲得远远的，  
经多方打听才找到老宅，匆  
匆看一眼就回去了，但她还是  
比较兴奋的，说下次再来。以  
后虽然也多次来过宁波讲学，  
都因为工作原因，不能如愿。

当听说要陪她去祖居看  
看，77岁的老人一下子来了精  
神。快步穿过一块晒场，前面  
便是一片砖木结构老式民居，  
一共有前后四进。虽然有些破

坏，但门廊、堂屋、厢房、天  
井等结构还十分完整。村干部  
介绍说，这些房子已经有300  
多年历史了。近乡情怯，俞丽  
拿小心翼翼地跨进大门，四处  
打量，忽然，用手一指左侧的  
几间房子：是的、是的，我有  
印象了。她迅速走进那几间黑  
黢黢的房间，那里已经住不  
人了，墙面也剥落得厉害，但  
她仍像是在欣赏一件珍贵的宝  
物一样，一间间仔细查看。此  
刻，她的脑海里肯定浮现出儿  
时随爹爹来故乡居住的情形  
了。她不断用手机拍摄，因为  
光线不好，索性打开摄像功  
能，绕着房子前前后后拍了一  
圈。院子里早已聚拢了不少乡  
亲，俞丽拿热情地和大家打招  
呼，用宁波话说，阿拉都是俞  
家门里的亲戚哦。从房子的第  
一进通往后进，中间是一道圆  
洞门，这在一般的民居中比较  
少见。她好奇地向邻居询问，  
一位年长的阿婆告诉她，这是  
因为她的一位先祖曾考中过武  
举人，不然是不可以修这种门  
的。祖上居然有习武带兵的，  
她不禁暗自发笑，调侃道：难  
怪自己小时候那么顽皮，60岁  
还敢去学习开车，老祖宗的基  
因真是强大啊。

从老宅到俞氏祠堂有几百  
米路，一路上她似乎对什么都  
好奇，手机拍个不停，拍拍稻  
田、拍拍池塘，还不时摆出造  
型充当大家的模特，要把故  
乡之行的每一个瞬间统统带回  
上海，让那里的亲戚分享喜悦。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俞丽  
拿按耐不住兴奋的心情，赞叹  
宁波的发展，家乡的变化。她  
说，是家乡的水土养育了我们  
俞家的血脉，回报桑梓是自己  
应尽的义务。我虽然快八十岁  
了，还在教小提琴，也有不少  
宁波弟子，还兼着上海宁波经  
济促进会的副会长，有许多事  
可以做。今天你们以我为骄傲，  
而我更为自己的家乡进步而自  
豪。言语间，她流露出满满的  
幸福感。

如露亦如电，不要难过，请善  
自珍重。后半夜，一弯残月下  
山时分，师母闭上了双眼。

先生一下子苍老了很多，两  
鬓全白了。

那天他来看望先生，到得院  
门前，正好篱笆门打开，跑出一  
个小姑娘。“超超！”他脱口而  
出叫了声。超超从他身边闪过，  
跑出一丈远，回头看看他，嫣  
然一笑，又转向另一条路，转  
眼不见了。

他没有遇着先生，后来才  
知，先生到寺里去了，正替师  
母娘找墓地呢。

有好一阵，先生意兴阑珊。  
忽地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先  
生再贬琼州。那就要渡海而去  
了。

先生走的那天，惠州的学生  
都来了，一直送到看不见先生  
才回去。

三年后，当少卿听到先生终  
于遇赦北归，已经渡海而来时，  
一阵激动。这三年，仿佛三十  
年一般，师母娘的坟头已经荒  
草萋萋，一切都已不是三年前  
的光景了。而少卿自己，也已  
不再是那个一说话就脸红的少  
年了。

终于接到了先生，先生精  
气神尚可，只是更瘦了。

第二天，先生说想去朝云墓  
看看。少卿陪着先生，来到寺  
前，已是黄昏时分，残阳照着  
湖面。进得松林，树影斑驳，  
尚有余光，传来鶯鶯的叫声。  
墓前亭子，缝隙里已渗出青苔。  
“六如亭”，是先生依照师母  
娘临终的偈子命名的。人生遭  
际，真是“如梦、如幻、如泡、  
如影、如露、如电”啊。

先生退下时，发现紧挨着朝  
云墓，又多了一处小小的坟  
莹，上竖矮碑，曰：超超之墓。  
“先生知道她是谁吗？”  
“超超？”

“先生可还记得，三年前，  
有一小女子，时常在先生北窗  
聆听先生吟诗？”  
“是她？”先生转过头来，  
看着少卿，仿佛蓦地记起，“  
对对，那时，我曾想给你做  
媒，她竟也——”

少卿点点头。“她知道等  
不到先生了，说要埋在此处，  
他年，若是先生来看朝云，必  
也会看她一眼……”少卿说  
罢，别过脸去。

先生一下子变得特别衰老。  
他又看了看“超超之墓”，默  
默地走出去。湖上，暮云四  
合，连一点落日的反光都消  
失了。

少卿跟在后面。先生站在湖  
边，缓缓转过身来，说道：“  
少卿，老朽辜负超超，辜负你  
们了！”  
这时，湖滩上，一只孤鸿，忽  
地腾起，向远处飞去。

□ 小小  
说

# 孤鸿

所待似的，感觉待会儿先生，  
或者师母，会说：少卿啊，我  
去温都监家里给你提过亲了……  
他心里欢喜，看着先生把煎好  
的药倒出来，就很乖巧地端起  
药碗，送到师母床前，问师母  
病好些没有。

师母点点头，含笑看着他。  
他感觉师母就要提那事了。

先生问他最近写诗了没有，  
他想起诗稿呈给先生看，但是  
怀里没有，身前身后都摸遍了，  
还是没有。他又羞又急，急急  
巴巴地说：是不是弄丢了？先  
生说，莫急莫急，我正好有事  
给你说呢。少卿想，一定是做  
媒的事。他先自羞红了脸。师  
母看他那样子，不由噗嗤笑了。  
先生说：明年是大比之年，我  
看你策论还得下点功夫呢。

从先生家出来，他若有所  
失，心想：也许是师母病了，  
先生惦记吧。

师母的病一日重似一日。做  
媒的事也就隐下了，他也不  
好意思问。到七月的时候，师  
母的病急转直下，她气息奄奄，  
对先生说：一切有为法，如  
梦幻泡影，